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⑤
周駿富輯

明史竊列傳(三)

(明)尹守衡著

明文書局印行

wt 75/04

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鐵鉉景清卓敬陳迪等列傳第五十六

鐵鉉鄧州人也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上嘗悅其奏對字之鼎石是時上參聽察羣臣救過不暇給鉉獨以材能受知數奉命讞疑獄有聲于朝燕府人坐法當刑法官畏連宗藩數推鞠不奏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尋陞山東參政建文君命李景隆出師禦燕師景隆進攻北平敗績還走德州鉉時主餉在行遇參贊高巍於臨邑相持勵哭誓效死迎景隆還保濟南城文皇師至圍城數重景隆出戰復敗還燕兵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濟陽生員高賢甯作周公輔成王論

射城外請罷兵文皇督攻急鉉亦悉力防禦時時出不
意擊燕兵燕兵不得休城有圯壞未及築鉉縫大布灰
紋其上如磚形夜張其處裏以葦席潛內繕治旦視之
城完燕兵驚以爲神燕復隄水灌城城將陷鉉令將士
解甲佯出降文皇策馬入城城門鐵板亟下幾不測文
皇大怒趣兵來攻礮擊如雨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
懸城上燕軍見之不敢擊相距三月燕軍乃解去朝廷
嘉鉉功卽軍中陞鉉山東左布政使有宋參議者說鉉
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留守北平者類老弱永
平保定雖叛他郡堅守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
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

至北平間有豪傑聞義而起公從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如此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無不回顧其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多驍勇士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時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迓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曰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制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時燕師南襲滄州鉉與盛庸躡至東昌大敗燕師斬燕大將張王朝廷陞鉉兵部尙書賜三代誥命鉉入謝賜宴享其後文皇由他道入京師鉉擁殘兵淮南而天下事已去矣

文皇卽位購鉉歸京師鉉背立殿中責之跪不可刺其
膝責之反顧不可觸其耳鼻竟寸磔于市年三十七父
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子福安年十二戍河池
康安七歲充匠鞍轡局尋皆卒時濟陽教諭王省閭文
皇入國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諸生知此堂何以
名明倫今勿多論且論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
哭觸柱而死子禎亦死省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文皇
執至高賢甯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甯
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甯就職賢
甯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餽廩有年義不
可綱言于上宥而遣之年九十七卒

景清本姓耿眞甯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改御史署左僉都御史子實俸坐過誤下詔獄尋宥焉清爲人倜儻尙氣節聲重臺中建文君卽位出清北平參議燕王召宴聽清言論大嘉異尋召還遷左都御史已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改御史大夫宮中火清知建文君出亡不得從詣上自歸上喜清歸勞曰卿吾故人也復其官清時時伏利劍衣衽中委蛇侍朝人曰清平生慷慨詎今臣虜乃爾清善匿人卒莫之測也一日早朝清衣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疑衣緋衣者文曲星耶因命收清得利劍詰清劍何用清曰用以報故主讐耳躍立嫚罵上大怒命杖

其齒清含齒血噴上濺御衣上益怒命剝其皮草櫝示
長安門而以鐵帚刷肉至盡上夜夢清付劍偪上繞殿
廷詰朝駕過長安門屍忽斷索走三步犯駕上乃命藏
于庫詔赤清族夷其先墓清又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
鄉攀染連坐時人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也敬幼時有相士從羣兒中指謂
曰此兒骨髮殊異他日必爲名卿惜乎血不華色年十
五讀書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憑之比入門
縱之虎也性聰穎書一目十行下不再讀洪武二十一
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時同官八十一人上以適符古
元士之數改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之本源又改士源

已又復爲給事中是時制度未遑諸王宮中服乘多擬
太子敬乘間白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陛下
於諸王不早辨等威使諸王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
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笑曰卿言是也朕慮不及此
耳因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
密奏曰燕王知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
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
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
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
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
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而靖難之師尋起文皇入

敬在姦黨中捕至上訶敬曰此小臣非往日建議搖朕者乎爾何敢離間骨肉敬曰先朝若從敬言殿下安得至此上怒欲殺之憐其才且繫獄初敬嘗輕僧廣孝廣孝啣之必欲殺敬言上曰南昌地居下流使陛下改封南昌金陵之兵順流而下直如探物囊中耳陛下豈有今日哉上因命斬敬夷其族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敬受國家厚恩數年不能盡一謀死有餘罪敬美姿儀立朝多慷慨上在藩邸業聞名實不忍殺敬重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惟得卓敬耳後人私諡曰忠貞論曰鐵公之保有濟南審敵勢存苞桑廟勝才也及至國家板蕩鼻可劓而背不可轉足可斷而膝不可屈豈

其受氏之日已予此一副之鋼腸勁骨者在乎一何錚錚也景清心懷豫讓之節戮殘餘蛇猶令上蹕震驚浩氣貫于幽明矣卓敬恨不能輔故主杜禍幾之萌甘授首以快卧虎髡之憾其血誠可以泣天日也當是時天下之學士大夫飲其忠義囁嚅噓囁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嗟夫是亦參養于國家而稱縣官之犬也可以其吠堯也而泯其節平方孝孺典刑最酷別有傳若禮部尙書陳迪刑部尙書暴昭則咸有足悲云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也少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鄉薦辟爲郡學訓導召入翰林編修陞侍講厯山東參政雲南右布政建文君徵爲禮部尙書靖難兵起上疏陳大

計受命於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卽歸京文皇召
迪責問迪謾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局于市文皇
命割子肉塞迪口啖之問美乎迪曰此忠臣孝子肉香
美迪死衣帶有詩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
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
悲烈郡人私謚曰靖獻暴昭浮山人洪武中薦舉授北
平參政陞左都御史刑部尙書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
司真定掌司事平安兵敗召歸靖難師入執見文皇抗
罵不屈上怒抉其齒次斷手足猶不絕聲斷頭乃死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也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洪武中
鄉薦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皆有賢聲三十年擢知

蘇州太祖初以吳俗多僭侈每繩以重法善至率以禮教風之政尚寬厚好親禮賢士相與講求治道考論政俗得失與民更始隱士王賓居陋巷中善徒步叩門求謁賓問爲誰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高士韓奕國初累徵不起善往候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得見者也又有錢芹俞貞木皆吳中名士貞木以明經爲吳士所推善月朔輒延致學宮講授諸弟子員善一日饋菜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喜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府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

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及芹
至善延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
於此者善竦然請教芹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
之皆言勤王事善心嘉之會有詔求巖穴懷才抱德之
士善以芹應薦授戶部司務靖難兵出北平署行軍斷
事從大將軍北進善約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勤
王已而芹受大將軍命還奏事道病卒靖難兵至江上
善受建文君詔總督五郡兵將行乃不知天命有歸建
文君遜國去矣黃子澄走善所約共航海徵兵善謝曰
公可去善不可去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
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去見文皇文皇詰善曰若一郡

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死之善
有友人黃鉞者常熟人先是以給事中外艱方孝孺造
而弔焉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
近臣今雖去幸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
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
任吾近見俊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其心不可測也蘇
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
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
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
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
對慟哭誓以死已而靖難兵至童俊果以鎮江降竟如

鉞言鉞聞善被執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或傳善欵服
已得有鉞復瞪目曰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
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復稍
稍食及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
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
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從容整衣冠入水死時北兵
四出捕善黨藉藉言且并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
楊福獨嬰難出求鉞屍禮葬之鉞字叔揚洪武末以生
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
爲給事中憂居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訪之正當秋斂
共從禾幕中對語移日家人請具雞黍鉞曰豈有居喪